



老挝乌多姆赛省，学生们在课上做笔记。

高瞻远瞩

查尔斯·肯尼

新发展目标能够促使全球各国不断取得进步，提高生活质量

2015 年对于全球发展来说是关键的一年。联合国全体成员国领袖在世纪之交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全球发展目标——千年发展目标 (MDG), 2015 年即是达成此目标的最后期限。对日本、欧洲或北美等地来说, 目前的发展势头似乎出人意料, 但过去的 15 年可能是人类生活质量取得最大进步的时期。特别重要的是, 已有数据显示全球儿童死亡率和绝对贫困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下降。因此, 我们的成就已经远远超越了第一个千年发展目标——将全球范围内每日靠不足 1.25 美元维生的人口数量减半。

联合国即将于今年秋季通过将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2015 年也是这一目标的起始年。这些目标概括了 2030 年之前的发展愿景, 涉及贫困、卫生、教育、安全、环境、治理、性别平等及其他诸多方面。定于今年 7 月于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会议将为这项新议程筹集资金。今年 12 月,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在巴黎举行, 各国将就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做出



承诺，并期望能够找到一个途径，帮助我们远离全球变暖的毁灭性威胁。

未来15年可能会像过去15年一样充满变革。可持续发展目标草案反映了整个世界对更快速进步的渴望。这需要各个国家和各国人民付出前所未有的努力。将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发展筹资会议的宗旨在于明确我们需要做出哪些努力——当然还包括实现这些努力的具体工作。将在巴黎召开的会议对于确保人类的进步符合环境可持续性来说至关重要。但今年最重要的成功条件也许就是发达经济体对可持续发展与其国家利益息息相关这一事实有了更充分的认可：全世界的经济、卫生、福利事业充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将在亚的斯亚贝巴或巴黎召开的会议的失败不仅对发展中经济体是一种不幸，对发达经济体来说亦非幸事。

新千年发展目标

千年发展目标源于各国领袖于2000年在联合国共同发表的《联合国千年宣言》。该宣言中充满了对公正与持久和平的期盼，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以及对自然的尊重。但同时还包括了从联合国十年来的会议中提取的具体目标：靠每日不到1美元（此金额后依据2005年定值美元增长到1.25美元）维生的人口比例减半；确保不论男童或女童均能完成全部初等教育课程；孕产妇死亡率降低3/4且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2/3；遏止并开始扭转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他主要疾病的传播蔓延。这些目标构成了六项千年发展目标的基本内容，另外两项目标是环境可持续性和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过去15年来，全球发展取得了令人振奋的巨大进步，其中包括千年发展目标中突出强调的多个领域。多项衡量指标显示，这种进步的速度是史无前例的。1999—2011年间，发展中国家人口中每日靠不足1.25美元维持生活的人口从34%下降到17%——短短12年间下降了一半。其中很大一部分进展归功于中国惊人的增长表现（该国每日靠

不足1.25美元维持生活的人口从4.51亿下降到840万），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同一时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中国家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59%下降到47%。同样在这12年中，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初等教育净入学率从58%增长到77%。此数据说明按照2000年的招生水平不能进入学校的适龄入学儿童的1/5在仅仅十年之后全部得以入学。2011年，女童的小学入学率为74%，反映了该时期女童和男童在教育机会方面趋于均等。

未来15年蕴藏着持续进步的巨大潜力。

其中，最大的喜讯就是痛失爱子的家长数量显著减少。2000—2013年间，依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在发展中国家出生但于五周岁前死亡的儿童人口比例从8.4%下降到5.0%。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从15.6%下降到9.2%——仅13年间下降了至少40%。在塞内加尔，儿童保健事业的发展尤其迅速，2000年生育一定数量孩子的妇女有超过50%的机率至少失去一个不满五岁的子女（56%）。到2012年，这一风险降低到1/4（26%）。虽然死亡比例仍然很高，但进展的速度也令人震惊。

这些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归功于农村和城市中共养家庭的男性和女性们的辛勤工作，归功于让孩子离开劳动力市场去上学读书，让孩子们在蚊帐中安睡、按时接种疫苗的父母亲所做出的牺牲，归功于提供必要资金和公共物资的各国政府，确保了工作和教育的成功，带来了更好的生活。发展中国家的全力以赴实现了巩固增长所需要的宏观经济的稳定。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的数据显示，2000—2015年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年度收入从约3.2万亿美元攀升至9.3万亿美元。这些收入是实现商业流通和改善生活的卫生与教育服务、道路和电力线以及法律制度的强大支柱。

另一方面，全球合作与交流——商品、服务、人口、知识和观念的流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中国的扶贫工作为例：由外国投资者支持的中国公司向全球各地出口商品，这类公司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外国投资企业占中国进出口的50%以上，占中国工业产值的30%以上。2000—2013年间，出口额平均占全国GDP的30%，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样有助于保持中国出口行业的发展活力。没有国际贸易与投资就无法实现全球最快的绝对贫困下降幅度。

再来看一下移民流动对于发展前景的重要意义。移民向本国国内寄回巨额资金。举例来说，孟加拉国的国外汇款占其GDP的9%，危地马拉占10%，莱索托则达



加纳，教室里的女学生。

到 GDP 的 23%。移民流动促进了投资、贸易和观念的流动，其作用至关重要（见“任重而道远”，《金融与发展》2015 年 3 月号）。2000 年，在美国加州硅谷工作的高级技工中有 1/3 为外国移民，该地区 13% 的新兴企业均为印度侨民创建。此外，这些侨民仍保持着与本国创新人士和企业家之间的联系，这些关系是发展的关键，它帮助当今印度建立起了价值 1460 亿美元的信息技术和商业加工产业，共拥有雇员 350 万，出口额超出了国家总产值的 2/3。

在卫生方面取得的进展中，官方发展援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目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有近一半的家庭拥有蚊帐，睡觉时使用蚊帐的人口从 2000 年的 2% 增长到 2011 年的 33%。其中大部分依靠援助资金得以实现，2000 年以来非洲因疟疾死亡的人口下降了约 1/3，这些蚊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低收入国家中，大部分的疫苗资金也通过援助获得，自 2000 年起疫苗可预防疾病造成的死亡急剧下降：2000—2011 年全球麻疹死亡人数从 54.2 万下降到 1.58 万。

在过去 15 年的进步及为这种进步提供支持的国际合作过程中，千年目标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联合国千年宣言》和千年发展目标的理想激动人心且完全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确实有助于提供发展对话框架，特别是以援助为中心的对话框架。2001—2010 年间捐助国提供的援助在其 GDP 中所占比例从 0.21% 上升到 0.32%。其中多数援助提供给了非洲和社会部门——千年发展目标的两个重点。但是，我和全球发展中心的同事萨拉·戴克思特 (Sarah Dykstra) 研究发现，总体援助流动与卫生、教育和其他千年发展目标指标进展的速度之间的联系很薄弱。哥伦比亚大学的霍华德·弗里德曼 (Howard Friedman) 所作的一项分析显示，过去十年的发展异常迅速，但自 2000 年起

上述比例几乎没再出现加速增长的迹象。

自 21 世纪初以来，千年发展目标各指标的进展略有加快，援助可能从中发挥了微小的作用。听起来这只是一点微不足道的成绩，但从全球层面上看，这一改变仍然救助了数百万个生命或者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这足以证明设置目标是值得再次尝试的实践。

可持续的进步？

未来 15 年蕴藏着持续进步的巨大潜力。当然也存在着风险：哈佛大学的劳伦斯·萨默斯 (Lawrence Summers) 和兰特·布里切特 (Lant Pritchett) 在最近发表的论文中指出“异常快速增长难以持久”，这说明包括中国、印度、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内的国家和地区近年来的强势增长表现可能不会持续下去。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应对收入贫困的发展将会显著下降。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丹尼·罗德里克 (Dani Rodrik) 指出，制造业部门作为东亚“奇迹”国家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再像以往一样创造就业、提高产量——因此削弱了重要的收入趋同机制。更何况气候变化还会给农业生产和沿海基础设施带来难题，猪流感等疾病也向全球卫生和贸易提出了挑战。

另一方面，尽管制造业的份额有所下降，但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十年中的发展仍然十分迅猛。新兴部门——特别是移动通信部门——在此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多数发展中国家已经步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时代，与千年发展目标执行之初相比已经具备更强大的财政实力。发展中国家整体债务在 GDP 中所占比例从 2000 年的 5.9% 下降到 2013 年的 3.1%。2013 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 4.3%，低于 2000 年，这说明宏观经济状况已得到显著改善。如果在未来 15 年中，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增长非常强势，且所有国家始终保持 IMF 乐观的短期预测，这种增长可能会让全球绝大部分人口上升到每日 1.25 美元的绝对贫困线以上。再看看卫生方面：近期柳叶刀卫生投资委员会意识到了定向卫生支出的潜力，到 2035 年将全球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至 1.6% 以下（目前低收入国家五岁以下儿童平均死亡率为 7.6%）。

雄心勃勃的目标

但是，对于起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联合国开放工作组来说，仅靠这种乐观的预测是不够的。它需要各发展领域取得普遍的、前所未有的进步。17 个拟议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 169 个具体目标涵盖了从自然友好旅游到反对针对儿童的暴力，以及从废物管理、手工捕鱼到性别不平等、就

业和互联网接入的各个方面。到 2030 年，目标草案要求我们消灭极端贫困和营养不良；实现充分就业；实现全民卫生保健覆盖；彻底消灭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实现中等教育的普及；确保水、卫生设备、现代能源和通信设备及更多其他设施的普及使用。这些目标还要求所有的进步必须具备环境可持续性。

如果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的目的是关注发展对话，那么除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外，我们很难找出哪个方面不属于这个范畴。并且这个大规模扩展式的、雄心勃勃的目标设置议程将怎样推动发展取得实际进展，目前仍不明确。

但是如果各国想更接近 2030 年目标的各项指标，必须做出前所未有的努力，各跨境流动领域中也应同样开展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合作——不仅（主要）指援助，还包括贸易、金融、移民和技术。因此，将于 7 月举行的发展融资会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发展中国家希望会议能在可持续发展目标通过前举行，正是为了突显这项规模庞大的发展目标只有在稳固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背景下才能完成。

好消息是于 2015 年 3 月完成的会议宣言的初稿内容广泛、规模庞大。此宣言要求为全部国家提供全球化一

揽子服务，包括社会和基础设施。它突显了增强发展中国家国内发展能力的重要性，特别是确保收入达到 GDP 的 20%。此宣言还要求为改进税收合作、加强多边金融流动、支持私营部门投资、扩大并改善援助、低收入国家出口产品获得良好的市场准入、改进技术共享做出改革与政策承诺。

如果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的目的是关注发展对话，我们很难找出哪个方面不属于这个范畴。

但是此宣言还应提供更多细节：为使更多市场利率资金从捐助国和多边机构（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流出用以支持基础设施部署而设置的指标；捐助国做出承诺为普及国内资源无法合理满足的一系列基本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服务费用提供资金；相关透明度（包括公开预算详情、政府合同、企业最终所有权的



老挝乌多姆赛省，正在洗手的小学生们。



阿根廷农村地区，年轻的学生们是PROMER教育改进计划的受益者。

公共登记册) 的详细信息；移民和技术作为发展工具的强大承诺。

共同的利益

在亚的斯亚贝巴达成的强烈一致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取决于发达经济体是否了解这不是一个利他的问题，而是一个百分利己的问题。2002年，发达经济体参加蒙特雷会议并讨论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全球合作，这些国家可能会问：“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这一次这个过程只会被看作“我们能彼此做些什么？”虽然发展中国家需要全球联系以求取得进步，但现在讨论的问题已经不是说服经济困难的国际合作与发展组织财政部长们慷慨解囊，而是应对一系列只有依靠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才能解决的全球性问题。

以贸易为例：看一看工业化国家的出口目的地是哪里——是发展中世界。美国总出口的3/5流向中等和低收入国家。美国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公司能够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恢复完全依靠出口；2009年，该公司在中国与美国的销售量相同。那么公共财政方面呢？2000年，

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外债占其GDP的83%，这些国家中有2/3外债与GDP之比超过50%。到2011年，平均外债下降至42%，不足1/3的国家的外债与GDP之比超过50%。得到改善的财政状况大大提高了IMF等国际金融机构将在危机期间将资源和注意力集中到富裕国家（如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的能力。

在全球化的世界中阻止流感大流行的唯一途径是在初现端倪时快速应对。

卫生领域：如西非国家（包括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未能成功阻止埃博拉病毒的传播，病毒将在拉各斯、达喀尔及其他地方爆发，届时不仅要面对付出生命的悲惨代价，而且全世界都要为受到破坏的贸易和旅游业付出巨额成本。世界银行的估计数据显示，全球性严重流感疫情将耗资3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为因商业往来受到影响造成的损失——更具致命性的疾病的代价则更为惨重。在全球化



老挝乌多姆赛省，学生们在等待学校供应的午餐。

的世界中阻止流感大流行的唯一途径是在初现端倪时快速应对，这需要当地具备实力强大的卫生系统。

下面谈谈移民：印度 IT 部门的增长有赖于来自美国的技术转移，但美国的经济增长也依靠移民，他们的专利申请约占美国总数的 1/4。而美国的卫生事业依靠世界其他地区，不仅是因为流行病的威胁，还因为在美国工作的护士中有 1/5 在国外接受教育。随着工业化世界的发展，对移民的需求只会不断增长。

最后，谈到可持续发展，发展中国家已经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发展中国家很快会为每年全球 2/3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负起责任，并成为地球上绝大多数生物的栖息地。

目前仍有为数过多的儿童死于易于预防的疾病，而许多幸存的儿童却过着学校不提供教育、国家不提供良好的工作机会、公用事业单位不能提供可靠的水力和电力的环境当中。但自 2000 年以来，全世界在应对这些弊端方面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在未来 15 年中，如果这种进展能够加速实现——在未来数百年中以可持续的方式实现，世界各国将从中受益无穷。因此，我们需要在今夏的亚的斯亚贝巴会议中缔结持久稳固的全球化融资交易，也需要

在其后的巴黎会议中达成坚定有效的协议。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全球合作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全球合作，我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的豪言壮语和远大目标都只不过是空口白话、纸上谈兵。■

查尔斯·肯尼（Charles Kenny）是全球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著有《下降趋势中的正面思考：为什么世界其他地区的崛起是西方世界的福音》（*The Upside of Down: Why the Rise of the Rest Is Great for the West*）。

参考文献：

Friedman, Howard, 2013, "Causal Inference and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 Assessing Whether There Was an Acceleration in MDG Development Indicators Following the MDG Declaration," MPRA Paper No. 48793 (Munich: Munich Personal RePEc Archive).

Kenny, Charles, with Sarah Dykstra, 2013, "The Global Partnership for Development: A Review of MDG 8 and Proposals for 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 CGD Policy Paper 026 (Washington: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Summers, Lawrence H., and Lant Pritchett, 2014, "Asiaphoria Meets Regression to the Mean," NBER Working Paper No. 20573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October).